





百川學海

子略卷三  
宋景文公

下記  
上





子略卷三

戰國策

高氏

似孫

續古



班固稱太史公取戰國策楚漢春秋陸賈新語作史記三書者一經太史公采擇後之人遂以為天下奇書予感焉每讀此書見其叢勝少倫同異錯出事或著於秦齊又復見於楚趙言辭謀議如出一人之口雖劉向校定卒不可正其淆駁會其統歸故是書之汨有不可而辨者况於楚漢春秋陸賈新語乎二書



紀載殊無竒耳然則太史公獨何有取於此夫載戰國楚漢之事舍三書他無可攷者太史公所以加之采擇者在此乎柳子厚嘗謂左氏國語其闕深傑異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說多誣淫不槩於聖余懼世之學者惑其文采而淪其是非作非國語昔讀是書殊以子厚言之或過矣反覆戰國策而後三嘆非國語之作其用意切用功深也予遂效此盡取戰國策與史記同異又與說苑新序雜見者各彙正之名曰戰國策考

管子

尹知章注三十卷  
佑管氏指畧二卷

古者盛衰之變甚可畏也先王之制其盛極於周后稷公劉大王王季文武成康周公之所以制周者非一人之力一日之勤經營之難積累之素况又有出於唐虞夏商之舊者及其衰也一夫之謀一時之利足以銷靡破鑿變徙剝蝕而迄無餘脉吁一何易耶九合之力一霸之圖於齊何有也使天下一於兵而忘其為農天下一於利而忘其為義孰非利也而乃攻之以貪騁之以詐孰非兵也而乃趨之以便行之



以一切先王之所以經制天下者煙散風靡無一可  
傳嗚呼仲其不仁者哉而況井田既壞槩量既立而  
商鞅之毒益滋矣封建既隳詩書既燎而李斯之禍  
益慘矣緊誰之咎耶漢唐之君貪功苟利兵窮而用  
之無法民削而誅之無度又有出於管仲鞅斯之所  
不為者豈無一士之智一議之精區區有心於復古  
者而卒不復可行蓋三代之法其壞而掃地久矣壞  
三代之法其一出於管仲手劉邵之志人物也曰管  
仲曰商鞅皆以隸之法家李德裕以邵之索隱精微  
研幾玄妙實天下奇才至以管仲與商鞅俱人物之  
品徃徃不倫德裕顧未嘗熟讀其書耳邵所謂皆出  
於法者其至論歟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  
於道使齊盡變其功利之習僅庶幾於魯耳然則安  
得而變哉聖人非有志於變齊也古之不可復也為  
可嘆耳

尹文子

班固藝文志名家者流錄尹文子其書言大道又言  
名分又言仁義禮樂又言法術權勢大略則學老氏



而雜申韓也其曰民不畏死由過於刑罰者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則知生之可樂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有希於老氏者也又有不變之法齊等之法理衆之法平準之法此有合於申韓然則其學雜矣其學淆矣非統乎道者也仲長統為之序以予學於公孫龍按龍客于平原君趙惠文王時人也齊宣王死下距趙王之立四十餘矣則子之先於公孫龍為甚明非學乎此者也晁氏嘗稱其宗六藝數稱仲尼熟攷其書未見所以稱仲尼宗六藝者僅稱誅少正卯一事耳嗚呼士之生於春秋戰國之間其所以熏蒸染習變幻捭闔求騁於一時而圖其所大欲者徃徃一律而同歸其能屹立中流一掃羣異學必孔氏言必六經者孟子一人而已

### 韓非子

士生戰國才不一伸抱智懷謀其求售殊切切亦可憐也商鞅以法治秦李斯又以法治秦秦之立國一出於刑罰法律而士以求合者非此不可始皇一見韓非之書喟然嘆曰寡人得見斯人與之游死不恨



矣始皇所以惓惓於非者必有所契者今讀其書往  
徃尚法以神其用薄仁義厲刑名背詩書課名實心  
術辭旨皆商鞅李斯治秦之法而非又欲凌跨之此  
始皇之所投合而李斯之所忌者非迄坐是為斯所  
殺而秦即以亡固不待始皇之用其言也說難一篇  
殊為切於事情者惟其切之於求售是以先為之說  
而後說於人亦庶幾萬一焉耳太史公以其說之難  
也固嘗悲之太史公之所以悲之者抑亦有所感慨  
焉而後發歟嗚呼士生不遇視時以趨使其盡遇固  
無足道而况說難孤憤之作有如非之不遇者乎揚  
雄氏曰秦之士賤而拘信哉

墨子

韓非子謂墨子死有相里氏之墨相芬氏之墨鄧陵  
氏之墨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其為說異矣  
墨子稱堯曰采椽不斲茅茨不剪稱周曰嚴父配天  
宗祀文王又引若保赤子發罪惟均出於康誥秦誓  
篇固若依於經據於禮者孟子方排之不遺一力蓋  
聞之夫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鄭聲



恐其亂雅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墨之為書一切如莊周如申商如韓非惠施之徒雖  
不闢可也唯其言近乎譎行近乎誣使天下後世人  
盡信其說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是不可不加闢也嗚  
呼孟子之學一於羽翼群經推尊聖人者歟異時有  
纏子者修墨子之業唯曰勸善兼愛墨子重之嗚呼  
學墨子者豈學此乎

### 鄧析子

劉向曰非子產殺鄧析推春秋驗之按左氏魯定公

八年鄭駟馱嗣子太叔為政明年殺鄧析而用其竹  
刑君子謂馱嗣於是為不忠改其行事固莫能詳觀  
其立言其曰天於人無厚君於民無厚又曰勢者君  
之與威者君之策其意義蓋有出於申韓之學者矣  
班固藝文志乃列之名家列子固嘗言其操兩奇之  
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之治而子產誅之蓋則與  
左氏異矣荀子又言其不法先王不是禮義察而不  
惠辯而無用則亦流於申韓矣夫傳者乃曰馱殺鄧  
析是為不忠鄭以衰弱夫鄭之所以為國者有若裨



謀草創之世叔討論之東里子產潤色之庶幾於古  
矣子產之告太叔曰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  
猛子產惠人也固已不純乎德他何足論哉不止竹  
刑之施而民懼且駭也嗚呼春秋以來列國棊錯不  
以利勝則以威行與其民操轡於爭抗侵凌之域豈  
復知所謂仁漸義摩者其民苦矣固有惠而不知為  
政者豈不賢於以薄為度以威為神乎拚之見殺雖  
歎之過亦鄭之福也

亢桑子

孔子曰上有好者下有甚焉亢桑子之謂歟開元天  
寶間天子方鄉道家者流之說尊老氏表莊列皇皇  
乎清虛冲澹之風矣又以亢桑子號洞靈真經上既  
不知其人之仙否又不識其書之可經一旦表而出  
之固未始有此書也襄陽處士王褒來獻其書書褒  
所作也按漢略隋志皆無此書褒之作也亦思所以  
趨世好迎上意耶今讀此編徃徃采諸列子文子又  
采諸呂氏春秋新序說苑又時采諸戴氏禮源流不  
一徃徃論殊而辭異可謂雜而不純濫而不實者矣



太史公作莊周列傳固嘗言其語空而無實而柳宗元又以為空言之尤皆足知其人決其書然柳氏所見必是王褒所作者

### 鶻冠子

春秋戰國間人才之偉且多有不可勝者不得其時不得其位不得其志退而歲之山谷林莽之間無所泄其謀慮智勇大抵見之論著然其經營馳騁天下之志未始一日忘而其志亦可窺見其萬一者矣是以功名之念有以怵其心利害之機有以蕩其慮而特立獨行之操不足以盡洗見聞之陋也是其為書不出於黃老則雜於刑名是蓋非一鶻冠子而已也柳子厚讀賈誼鵬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為盡出鶻冠子得其書讀之殊為鄙淺唯誼所引用者為甚美餘無可言者列仙傳曰鶻冠子楚人隱居衣弊履穿以鶻為冠莫測其名著書言道家事則蓋出於黃老矣其書有曰小人事其君務蔽其明塞其聰乘其威以灼熱天下天高而難追有福不可請有禍不可違其言如此是蓋未能忘情於斯世者至曰鳳鳥陽之精



麒麟陰之精萬民者德之精嗚呼亦神矣

孫子

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魯兵也不重傷不禽  
二毛不以阻隘明恥教戰宋兵也少長有禮八節和  
睦晉兵也制國作政以寄軍令齊兵也僕三千人有  
紀有綱秦兵也伐晉之舉喪乃止焉楚兵也周衰制  
隳法蕩政不克綱強弱相凌一趨於武侈兵圖霸干  
戈相尋甚可畏也其間謀帥行師命意立制猶知篤  
禮信尚訓齊庶幾三代仁義之萬一焉耳殊未至於

毒也兵流於毒始於孫武乎武稱雄於言兵徃徃舍  
正而鑿竒背義而依詐凡其言議反覆竒變無常智  
術相高氣驅力奮故詩書所述韜匱所傳至此皆索  
然無餘澤矣先儒曰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是猶言  
學者也吳越交兵勝負未決武居其間豈無所以為  
強吳勝越者二十年間闔廬既以戰死夫差旋喪其  
國方是時武之術不行於他國特見信於吳而武之  
言兵亦知為吳計而已成敗興亡易如反掌固無待  
於殺天下後世兵其可以智用歟



吳子

自有春秋而天下日窮於兵孫武以言兵進於吳吳起以言兵售於魏各以書名家然讀吳子其說蓋與孫武截然其不相侔也起之書幾乎正武之書一乎竒吳之書尚禮義明教訓或有得於司馬法者武則一切戰國馳騁戰爭奪謀逞詐之術耳武侯浮西河下中流喟然嘆曰美哉山河之固魏之寶也起言之在德不在險德之不修舟中之人盡敵國也斯言之善質於經求之古奚慚焉反覆此編則所教在禮所

貴在禮夫以湯武仁義律之起誠有間求之於齊魯晉衛秦楚之論兵者起庶幾乎武侯賢矣聽起者篤矣君臣之遇不為不厚矣讒間一生棄如敵屣勲名志業迄不一就士之思古安得不嘆息於斯若其當新難之國輔未壯之君馭不附之大臣臨未信之百姓而乃明法審令廢踈遠之公族捐不急之庶官持意太過操制太嚴是所以速禍耳起乃踈於此耶

范子

范子之事不亦竒乎蠡相越王勾踐深謀隱策者一



十二年迄吳亡大雪越恥勾踐霸拜蠡上將軍蠡即  
日上書勾踐扁舟五湖聞無聲又浮海入齊變姓名  
鳩夷子皮父子治貨數十萬齊聞之延為相有頃上  
相印書散其所有獨懷重寶行次乎陶天下稱陶朱  
公嗚呼智哉唐王績詩范蠡何智哉單舟戒輕裝與  
吾言合節蠡方居齊以書做大夫種曰鷲嗚盡良弓  
藏狡兔死走狗烹王長頸可共患難不可共樂合亟  
圖之嗚呼此非蠡之言計然之言也初有計然者遨  
遊海澤自稱漁父蠡有請曰先生有陰德願令越社

稷長保血食計然曰越王烏喙不可以同利蠡之智  
其有決於此乎此編卷十有二徃徃極陰陽之變窮  
曆數之微其言之妙者有曰聖人之變如水隨形蠡  
之所以俟時而功以見幾而作者其亦有得乎此計  
然濮上人姓章名文子其先晉國公子也

鬼谷子

隋志有梁注一卷又有  
鬼谷先生占氣一卷

戰國之事危矣士有挾雋異豪偉之氣求聘乎用其  
應對酬酢變詐激昂以自放於文章見於頓扶險恠  
離合揣摩者其辭又極矣鬼谷子書其智謀其數術



其變譎其辭談蓋出於戰國諸人之表夫一闢一闔  
易之神也一翕一張老氏之幾也鬼谷之術往往有  
得於闔闢翕張之外神而明之益至於自放潰裂而  
不可禦予嘗觀諸陰符矣窮天之用賊人之私而陰  
謀詭秘有金匱韜略之所不可該者而鬼谷盡得而  
泄之其亦一代之雄乎按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  
隋志始有之列於縱橫家唐志以為蘇秦之書然蘇  
秦所記以為周時有豪士隱者居鬼谷自號鬼谷先  
生無鄉里族姓名字今攷其言有曰世無常責事無

常師又曰人動我靜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  
不憂凡此之類其為辭亦卓然矣至若盛神養志諸  
篇所謂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蹟者不亦幾乎  
郭璞登樓賦有曰揖首陽之二老招鬼谷之隱士又  
遊仙詩曰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借問此何誰云  
是鬼谷子可謂慨想其人矣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  
谷注其書者樂臺皇甫謐陶弘景尹知章

知章  
唐人



子略卷三

子畧卷四

呂氏春秋

高氏

似孫續古

淮南王尚竒謀募竒士廬館一開天下雋絕馳騁之  
流無不雷奮雲集螽蟓議橫起瓌詭作新可謂一時傑  
出之作矣及觀呂氏春秋則淮南王書殆出於此者  
乎不韋相秦蓋始皇之政也始皇不好士不韋則徠  
英茂聚峻豪簪履充庭至以千計始皇甚惡書也不  
韋乃極簡冊攻筆墨采精錄異成一家言吁不韋何



為若此者也不亦異乎春秋之言曰十里之間耳不能聞帷墻之外目不能見三畝之間心不能知而欲東至開悟南撫多鷄西服壽靡北懷靡耳何以得哉四極此所以譏始皇也始皇顧不察哉韋以此書暴之咸陽門曰有能損益一字者與千金人卒無一敢易者是亦愚黔之甚矣秦之士其賤若此可不哀哉雖然是不特人可愚也雖始皇亦為之愚矣異時亡秦者又能屠沽負販不一知書之人嗚呼

### 黃石公素書

梁肅北橋石表曰黃帝氏方平蚩尤時乃玄女啓符風后行誅漢祖方征秦項時乃黃石授兵留侯演成易稱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又曰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蓋謂是矣東坡以為子房授書於圮上老人其事其恠安知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圮上老人之所深惜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



而就大謀高祖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耳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豈出於張良者乎按黃石公又有三略三卷兵書三卷三奇法一卷陰謀軍祕一卷五壘圖一卷內記敵法一卷祕經一卷記一卷又有張良經一卷其出於三略素書者乎

### 淮南子

少愛讀楚辭淮南小山篇聲峻瓌磊他人制作不可企攀者又慕其離騷有傳窈窕多思致每曰淮南天下奇才也又讀其書二十篇篇中文章無所不有如與莊列呂氏春秋韓非子諸篇相經緯表裏何其意之雜出文之泐複也淮南之奇出於雜騷淮南之放得於莊列淮南之議論錯於不韋之流其精好者又如玉杯繁露之書是又非獨出於淮南所謂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大山小山諸人各以才智辯謀出奇馳騫所以其書駁然不壹雖然淮南一時所延蓋又非止蘇飛之流也當是時孝武皇帝雋



銳好奇蓋又有甚於淮南內篇一陳與帝心合內少  
君下王母聘方士搜蓬萊神仙譎恠日日作新其有  
感於淮南所謂崑崙增城璇室懸圃弱水流沙者乎  
武雖不仙猶饗多壽王何為者卒不克終士之誤人  
一至于此然其文字殊多新特士之厭常玩俗者往  
往愛其書况其推測物理探索陰陽大有卓然出入  
意表者唯揚雄氏曰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  
太史公之用聖人將有取焉淮南鮮取焉耳悲夫

賈誼新書

養氣之學孟子一人而已士之有所激而奮者極天  
地古今之變動山川草木之情狀人物智愚賢否是  
非邪正之銷長有觸於吾心有奸於吾氣慮遠而志  
善事切而憂深其言徃徃出於危激哀傷之餘而其  
氣有不可過者舉天地今古山川草木人物盛衰之  
變皆不足以敵之嗚呼此屈原賈誼之所為者乎皮  
日休讀賈誼新書嘆其心切其憤深其辭隱而麗其  
藻傷而雅唯蘇公軾以為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  
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論亦奇矣



以余觀之雖東坡亦不能自用其才况賈生乎又曰  
觀其過湘作賦以吊屈原紆鬱憤悶超然有遠舉之  
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于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  
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嗚呼此東坡以志  
量才識論誼者非誼之所及也是蓋孟子之所謂持  
其志無暴其氣者耳蘇公有之

### 桓寬鹽鐵論

鹽鐵論者漢始元六年公卿賢良文學所與共議者  
也漢制近古莫古乎議國有大事詔公卿列侯二千

石博士議即雜議是以廟祀議伐匈奴議指朱崖而  
石渠論經亦有議皆所謂詢謀僉同者也初武帝以  
師旅之餘國用不足縣官悉自賣鹽鐵酤酒海內虛  
耗戶口減半帝務本抑末不與天下爭利乃詔有司  
問郡國所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議罷之班氏一贊  
專美乎此顏師古曰元帝然觀一時論議其所問對  
非不伸異見騁異辭亦無有犖然大過人者其曰行  
遠者因於車濟海者因於舟成名者因於資則一時  
趣尚可享矣又曰九層之臺傾公輸子不能正大朝



一邪伊望不能復則一時事體可知矣夫上有樂聞上無隱義得失明者其言達利害決者其慮輕不決一言何取群議審此亦足以占士氣觀國勢矣然元帝詔書乃曰公卿大夫好惡不同雅說空進而事亡成功此誠言也天下後世同此患也吁

### 王充論衡

論衡者後漢治中王充所論著也書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其為言皆叙天證敷人事析物類道古今大略如仲舒玉杯繁露而其文詳詳則理義莫能覈而

精辭莫能肅而括幾於蕪且雜矣漢承戒學之後文景武宣以來所以崇厲表章者非一日之力矣故學者嚮風承宣日趨於大雅多聞之習允所譏錄日益而歲有加至後漢盛矣徃徃規度如一律體裁如一家是足以雋美於一時而不足以準的於來世何則事之鮮純言之少擇也劉向新序說苑竒矣亦復少探索之工闕詮定之密其叙事有與史背者不一二書尚爾况他書乎袁崧後漢書云充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見之以為談助談助之言可以



了此書矣客有難充書繁重者曰石多玉寡寡者為珍龍少魚衆少者為神乎充曰文衆可以勝寡矣人無一引吾百篇人無一字吾萬言為可貴矣予所謂乏精覈而少肅括者正此謂歟

太元經注

宋衷

陸績

蔡文邵

虞翻

范望

章察

講疏四十六卷發隱三卷

王涯

又有說文一卷

宋惟幹

林瑀

又有說文一卷

杜元穎

郭元亨

陳漸

范諤昌

林共 圖一卷

王長文

晉通元一卷

太元經

易可準乎曰難矣何為其難也曰天地人之理混淪於未畫之前二三聖人察天之微窺地之奧以神明夫人之用文王因伏羲孔子因義文而易道極矣文王非舍伏羲孔子非舍義文而自為之書也易經三



聖以經天地人之道是道也吉凶悔吝消息盈虛雖  
天地鬼神無所藏其蘊而匹夫匹婦可與知者也楊  
雄氏欲以一人之力而規三聖所成之功是為難乎  
子雲豈不知此者然則子雲亦有得於易之學而欲  
自神其用其曰天以不見為玄地以不形為玄人以  
腹心為玄此子雲之所以神者也子雲之意其疾莽  
而作者乎哀平失道莽輒亂常子雲酌天時行運盈  
縮消長之數推人事進退存亡成敗之端存之於玄  
三方象三公九州象九卿二十七家象大夫八十一

部象元士而玄者君象也摠而治之起牛宿之一度  
終牛宿之二十二度而成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  
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明天人終始逆順之理正  
君臣上下去就之分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以為違天  
拂人賊君臣盜國之戒子雲之意也子雲敢以此準  
易言者蓋以卦氣起于中孚震離兌坎分配四方六  
十四卦各主六日七分以周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  
分日之一据此言之窒矣桓譚曰玄與大易準班固  
曰經莫大乎易故作太玄是知子雲者乎不知子雲



者乎

新序說苑

河間王大雅文獻蔚然風流崇經尚文殫極禮樂而  
所尚醇正言議彬彬何其雍容不群如此也三代以  
下一人而已抑其時所遭者然歟磐石之宗莫可及  
之者向以區區宗臣老於文學窮經之苦崛起諸儒  
炯炯丹心在漢社稷奏篇每上無言不危吁亦非以  
其遭時遇主者如是歟先秦古書甫脫燼劫一入向  
筆采擷不遺至其正紀綱迪教化辨邪正黜異端以

爲漢規監者盡在此書茲說苑新序之旨也嗚呼向  
誠忠矣向之書誠切切矣漢之政日益萎荼而不振  
迄終於大亂而後已一杯水不足以救輿薪之火此  
之謂歟觀此則向之抱忠懷誼固有可憐者焉視河  
間之雅正不迫亦一時歟

抱朴子

自陰符一鑿而天地之幾盡洩玄經一吐而陰陽之  
妙益空所謂道者非他只天地之奧陰陽之神而已  
神而明之可以贊負化育經範圍可以治國平天下可



以脩身養性而致長年可以清淨輕虛而與之俱化  
予自少惑於方外之說凡丹經卦義祕笈幽篇以至  
吐納之香餐鍊之粹沉潛啓策幾數百家靡不竭其  
精而隕其隱破其鈇而造乎中猶未以為得也於是  
棄去日攻易日讀繫辭所謂天地之幾陰陽之妙相  
與橐籥之甄治之而吾之道盡在是矣所謂吾之道  
者非他道也吾自得之道矣及間觀稚川弘景諸人  
所錄及內外篇則徃徃皆精粕而筌蹄矣今輒書此  
以斷內外篇則吾之道亦幾於鑿且吐矣後之悟者

必有會於吾言

文中子

道始於伏羲終於孔子孔子以來二千餘年矣孟軻  
氏楊雄氏王通氏韓愈氏皆祖述孔子而師尊之若  
通拳<sub>上</sub>於六經之學自孟子而下未有也續書以攷  
漢晉之事續詩以觀六代之俗修元經以斷南地之  
疑易止於讚禮樂止於論嗚呼通之用心足以知聖  
人矣世率以是疵王氏是殆未知其所以知聖人者  
乎善乎日休皮氏之言曰禮之篇二十有五詩之篇



三百六十元經之篇三十一易之篇七十孟子能踵孔子而贊其道變乎千世可繼孟子者通也按杜執禮所作文中子世家又有樂論三十篇讀書一百五十篇元經凡五十篇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孝詩於會稽夏璜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攷樂父仲華聖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至是畢矣陸之謂之王氏六經嗚呼蓋自孟子歷兩漢數僅稱揚雄歷六朝數百年而僅稱王通歷唐而唯一韓愈六經之學其著

匪難乎異時房衛諸公共恢文武以濟貞觀之盛亦天命也此蓋出於司空表聖之言其尚知道乎

元子

元子曰人之毒於鄉毒於國毒於鳥獸草木不如毒其形毒其命人之媚於時媚於君媚於朋友郡縣不如媚於廐媚於室人之貪於權貪於位貪於取求聚積不如貪於道貪於閑靜人之忍於毒忍於媚忍於詐惑貪溺不如忍於貧苦忍於棄廢英哉斯言次山平生辭章奇古峻絕不蹈襲古今其觀柳州抑文



英崛起唐代文人惟二公而已猶有一說頌者所以美  
盛德之形容也如江漢諸詩所以寫宣王中興之美  
者皆系之雅唐既中興而磨崖一碑乃以頌稱漫郎  
豈不能致思乎此耶初結居商餘山著書其序謂天  
寶九年庚寅至十二年癸巳一萬六千五百九十五  
言分十卷是蓋有意存焉卷首有元氏家錄紀其世  
次

皮子隱書

皮日休隱書六十篇有曰古之用賢也為國今之用

賢也為家又曰古之官人也以天下為己累故己憂  
之今之官人也以己為天下累故人憂之又曰古之  
隱也志在其中今之隱也爵在其中又曰古之決獄  
得民情也哀今之決獄得民情也喜古之殺人也怒  
今之殺人也笑嗚呼斯言也痛快哉



宋景文公筆記上

釋俗

近世授觀察使者不帶金魚袋初名臣錢若水拜觀察使佩魚自若人皆疑而問之若水勸於酬辯錄唐故事一番在祖中人問者輒示之

宦者官人言正月與上諱同音故共易為初月王珪為脩起居注頗熟其聞因上言秦始皇帝名政改正政音月為端月以正音為正音今乞廢正音征音一字不用遂下兩制議兩制共是其請表去其字曾公亮疑



而問予予曰不宜廢且月外尚有射正詩曰不出正  
方不止正月矣曾寤密語丞相府罷之

國朝有骨朶子直衛士之親近者予嘗脩日曆曾究  
其義關中人謂腹大者為胠朶上孤下都俗因謂杖  
頭大者亦為胠朶後訛為骨朶朶從平聲然朶難得  
音今為軍額固不可改矣

予昔領門下省會天子排正仗吏供洞案者設於前  
殿兩螭首間案上設燎香爐修注官夾案立予詰吏  
何名洞吏辭不知予思之通朱漆為案故名曰洞耳

丞相公序謂然唐人鄭谷嘗用之

宣獻宋公著鹵簿記至襍槩不能得其始徧問諸儒  
無知者予後十餘年方得其義云江左有杓槩以首

大如杓故云

襍一  
作槩

陶穀本唐彥謙後石晉時避帝諱改曰陶後納唐氏  
為壻亦可怪

古人寫書盡用黃紙故謂之黃卷顏之推曰讀天下  
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雌黃與紙色類故用之以戒  
誤今人用白紙而好事者多用雌黃滅誤殊不相類



道佛二家寫書猶用黃紙齊民要術有治堆黃法或曰古人何須用黃紙曰藥染之可用辟蟬今臺家詔敕用黃故私家避不敢用

孫炎作反切語本出於俚俗常言尚數百種故謂就為鯽溜凡人不慧者即曰不鯽溜謂團曰突藥謂精曰鯽令謂孔曰窟籠不可勝舉而唐盧仝詩云不鯽溜鈍漢國朝林逋詩云團藥空遠百千回是不曉俚人反語逋雖變突為團亦其謬也

碑者施於墓則下棺施於廟則繫牲古人因刻文其上今佛寺揭大石鏤文士大夫皆題曰碑銘何耶吾所未曉

樂石有磬今浮屠持銅鉢亦名磬世人不識樂石而儒者徃徃不曉磬折義故不獨不識磬又不能知鉢擣辛物作蓋南方喜之所謂金蓋玉膾者古說蓋曰曰受辛是曰中受辛物擣之

南方之人謂水皆曰江北方之人謂水皆曰河隨方言之便而淮濟之名不顯司馬遷作河渠書并四瀆言之子虛賦曰下屬江河事已相亂後人宜不能分



別言之也

莒公言河陽出王鮪即今黃魚也形如豕口與目俱在腹下每春二月出於石穴逆河而上人乃取之其腥不可近官以為鮪獻御其味甚美然有毒所謂王鮪岫居者

蜀人謂老為皤音波取皤皤黃髮義後有賊王小皤作亂今國史乃作小波非是

蜀人見物驚異輒曰噫嘻噦李白作蜀道難因用之汾晉之間尊者呼左右曰咄左右必曰喏而司空圖作休休亭記又用之修書學士劉義叟為予言晉書言咄嗟而辨非是宜言咄喏而辨然咄嗟前世人文章中多用之或自有義

今造屋勢有曲折者謂之庸峻齊魏間以人有儀矩可喜者謂之庸峭盖庸峻也集韻曰庸廛屋不平也庸奔模切廛同都切

儒者讀書多隨俗呼不從本音或終身不悟者凡讀廷音定皆作廷音駮故廷中建爭栢者鬼之廷游神之廷皆作庭假借之假音嫁皆作假音賈朝請音姓切皆作請音屈請音請爛脫音奪皆作脫音狩太守音狩作守周身之防音去聲為防廷尉



評去聲為評中去聲輿為中輿若此甚衆

莒公嘗言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故詩曰度其夕陽又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指山之處耳後人便用夕陽為斜日誤矣予見劉琨詩夕陽忽西流然古人亦誤用久矣夫

余見今人為學不及古人之有根本每亦自愧嘗讀祭式其中有任器字注曰未詳且任器乃擔荷之具雜見子史何云未詳

古今語無雅俗惟世之罕道者似雅如古以大為大

音如每拖則言大雅大夫大閱大舉類不及今人言大徒帶之雅古以車音居為車昌遮漢以來乃言車居俗

語則曰車昌遮則今語為雅

今公私文書以勅音賚為勅吏既書畫有體不復能改春秋說以人十四心為德詩說以二在天下為酉漢書以貨泉為白水真人新論以金昆為銀國志以天上有口為吳晉書以黃頭小人為恭宋書以召力為

勅

古無正字多假借以中為仲以說為悅以召為邵以



間為閑後人以亂旁為舌揖下無耳鼃鼃從龜奪奮  
從雀席中從帶惡上安西鼓外設皮鑿頭生毀離則  
配禹壑乃施谿巫混經旁阜分澤外獵化為獠音着獸名  
業左益土靈底著器其何法哉

余友揚備得古文尚書釋文讀之大喜於是書訊刺  
字皆用古文僚友不之識指為怪人

余少為學本無師友家苦貧無書習作詩賦未始有  
志立名於當世也願計粟米養親紹家陶耳年二十  
四而以文投故宰相夏公公竒之以為必取甲科吾

亦不知果是歟天聖甲子從鄉貢試禮部故龍圖學  
士劉公嘆所試辭賦大稱之朝以為諸生冠吾始重  
自淬礪力於學模寫有名士文章諸儒頗稱以為是  
年過五十被詔作唐書精思十餘年盡見前世諸著  
乃悟文章之難也雖悟於心又求之古人始得其崖  
略因取視五十以前所為文赧然汗下知未嘗得作  
者藩籬而所效皆糟粕芻狗矣一作夫文章必自名  
一家然後可以傳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為  
人之臣僕古人譏屋下作屋信然陸機曰謝朝花於



已披啓夕秀於未振韓愈曰惟陳言之務去此乃為文之要五經皆不同體孔子沒後百家奮興類不相沿是前人皆得此旨嗚呼吾亦悟之晚矣雖然若天假吾年猶冀老而成云

莒公嘗言王沂公所試有教無類有物混成賦二篇在生平論著絕出有若神助云楊億大年亦云文章立名不必多如王君二賦一生衣之食之不能盡

李淑之文自高一代然最愛劉禹錫文章以為唐稱柳劉劉宜在柳柳州之上淑所論著多似之末年尤奧澁人讀之至有不能曉者

柳州為文或取前人陳語用之不及韓吏部卓然不巧於古而一出諸已劉夢得巧於用事故韓柳不加品目焉

晏相國今世之工為詩者也末年見編集者乃過萬篇唐人已來所未有然相國不自貴重其凡門下客及官屬解聲韻者悉與酬唱

上即位天聖初元以來搢紳間為詩者益少惟故丞相晏公殊錢公惟演翰林劉公筠數人而已至丞相



王公曙參知政事宋公綬翰林學士李公淑文章外亦作詩而不專也其後石延年蘇舜欽梅堯臣皆自謂好為詩不能自名矣

余於為文似遽瑗年五十知四十九年非余年六十始知五十九年非其度幾至於道乎天稟余才纔及中人中人之流未能名一世然自力於當時則綽綽矣

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梅堯叟喜曰公之文進矣僕之為詩亦然

文有屬對平側用事者供公家一時宣讀施行以便快然久之不可施於史傳余修唐書未嘗得唐人一詔一令可載於傳者唯捨對偶之文近高古乃可著於篇大抵史近古對偶宜今以對偶之文入史策如粉黛飾壯士笙匏佐擊鼓非所施云

莒公常言宋宣獻公作西太乙宮碑文之極擊者也晏丞相嘗問曾明仲云劉禹錫詩有漢西春水縠紋生生字作何意明仲曰作生育之生丞相曰非也作生熟之生語乃健

莊子曰生熟不盡於前王建詩曰自別城中禮數生



宋景文公筆記上

宋景文公筆記中

考古

莒公言左氏國語越大夫舌庸今春秋傳作后庸而  
姓纂舌氏引越大夫為祖

今人多誤以鮑照為昭李商隱有詩云濃烹鮑照葵  
又金陵有人得地中石刻作鮑照字

衛宏漢儀注曰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  
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司馬遷死  
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文畫而已晉灼以宏言



為非是顏師古曰司馬談為太史令耳遷尊之為公  
予謂遷與任安書自言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  
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若  
其位在丞相上安得此言耶百官表不著其官信其  
非矣古者大夫字使用疊畫寫之以夫有大音故也  
莊子李斯嶧山碑如此

古者牛唯服車書曰犖牽車牛易曰服牛乘馬漢趙  
過始教人用牛耕王弼傳易曰牛稼穡之資是不原  
漢始牛耕之意

今國學行王弼易題曰周易乾傳第一下云王弼注  
且傳即注解名下當只云王弼乃允

莒公言詩有棠棣之華逸詩有唐棣之華世人多誤  
以常棣為唐棣於兄弟用之因唐誤常且常棣棣也  
唐棣移也移開而反合者也此兩物不相親

鄭玄注禮記謂榼梨之臧者今榼與梨絕不類恐玄  
所指非今榼也

莒公言物理不可必故聖人隨有無言之以教一世  
必於有則不可常見如彭祖七百歲黃帝升天秦穆



趙簡之帝所也若必於無則又忽然而有也如魏明  
帝時有火浣布刊去文帝所論是已

易家有蜀才史記有臣瓚顏之推曰范長生自稱蜀  
才則蜀人也臣瓚者于瓚也

唐玄宗始以隸借易尚書古文今儒者不識古文自  
唐開元始予見蘇頲撰朝覲壇頌有乚虞氏字館閣  
校讎官輒點乚字側云疑不知乚即稽字

顏之推說唐末文籍亡散故諸儒不知字學江南惟  
徐鉉徐鍇中朝郭恕先此三人信其博也鍇為說文

系傳恕先作汗簡佩觿時蜀有林氏作小說然狹於  
徐郭太宗朝句中正亦頗留意予頃請刻篆楷二體  
九經於國學予友高敏之笑之

李陽冰深於篆隸而名作冰音疑故參政王公堯臣  
但讀陽疑予曰陽疑無義唯陽冰有不治之語

周大臣王朴名朴平豆反而自謂僕案說文朴無樸  
音俗以朴為樸耳

後魏北齊時里俗作偽字最多如巧言為辯文子為  
學之比隋有柳詵傳又詵之訛以玃易巧矣予見佛



書以言辯字多作訾世人不復辨語

學者不讀說文余以為非是古者有六書安得不習  
春秋止戈為武反正為乏亥二首六身韓子八公字  
為公子夏辨三豕度河仲尼登太山見七十二家字  
皆不同聖賢尚尔何必為固陋哉

唐呂溫作由鹿賦曰由此鹿以致他鹿故曰由鹿予  
案說文曰率鳥者繫生鳥以來之名圖圖音由呂得  
其意而不知說文有此圖字也

為本鳥名能獸名為猴名乙鷲名借鳳為朋黨字本朋

音鳳學者多不知不讀說文之過也

漢書李廣傳數竒注切為所角反故學者皆曰數音  
竒孫宣公爽當世大儒亦從曰數朔後予得江南本  
乃所具反由是復觀顏注乃顏破數從所具反云世  
人不之覺

漢書黃霸傳云京兆尹張敞舍鵲雀飛集丞相府霸  
以為神爵議欲以聞顏師古曰此鵲音介字當作鵲  
此通用耳鵲雀大而青出羗中非武賁所載鵲也今  
官本介字誤作芬鵲字作鵲鵲亦音芬鵲是鳥聚兒



非鳥名也予見徐錯本亦如此改定

予曾見蕭該漢書音義若干篇時有異議然本書十二篇今無全本顏監集諸家漢書注獨遺此不收疑顏當時不見此書云今略記於後

儒林傳施雠傳云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師古曰姓毛名莫如字少路該案風俗通姓氏篇混屯太昊之良佐漢有屯莫如為常山太守又有毛姓云毛伯文王子也見左傳漢有毛桴之為壽張令案此莫如姓非毛乃應作屯字音徒本反今人相承呼為毛忽

聞為屯驚怪者多但毛屯相類容是傳寫誤耳應劭解漢書世人皆用何為風俗通而不信

趙子傳蔡誼授同郡食我子公師古無註該案風俗通食我韓公子也見戰國策漢有食子公為博士食

音嗣

顏安樂傳疏廣授琅琊菟路師古曰菟亦管字也路為御史中丞該案炒下完音丸又音官今漢書本却作炒下完風俗通姓氏篇有管莞二姓云莞蘇楚大夫見呂氏春秋漢有莞路為御史中丞即此是也又



有管姓云管夷吾齊桓佐也見論語漢有管號為西河太守今莞路是炒下完非竹下完及竹下官由來讀者多惑檢風俗通乃知

瑕丘江公傳丁姓授楚申章昌曼君為博士至長沙太傳李奇曰姓申章名昌字曼君該案風俗通姓氏篇云由余秦相也見史漢漢有由章至長沙太傳揚雄傳名曰畔牢愁李奇曰畔離牢聊也與君想離愁而無聊也該案牢字旁著水晉直作牢韋昭曰泮騷也鄭氏愁音曹又恐鷓鴣之先鳴師古鷓音大系

反鷓音桂該案蘇林鷓鴣音殄縮 又挾猶狂該曰猶狂無頭鬼見字林

招搖秦壹顏以張晏注招搖秦壹皆神名該曰如淳作臯楔臯積柴於頭置牲玉於其上舉而燒之故曰臯搖

儲胥弩陸該引三蒼因山谷為牛馬園謂之陸黃圃云弩陸在上林苑外灑沈菑呀壑瀆該案灑沈菑而呀壑瀆呀或作呵呵叱問四瀆也啾啾蹠蹠入西園切神光顏曰啾啾蹠蹠騰驤兒該說啾舊亦作愁



韋昭音裁裊反今書或作口旁秋該引埤倉啾衆聲也又引楚辭鳴玉鸞之啾啾為据云稽顙樹領扶服蛾伏如溥曰叩頭時頂下向則樹向下也該案韋本作梨顙樹領梨顙顙據地樹領領觸地也今作稽顙傳寫誤耳又玄有首衝錯測攤瑩教文攬圖告十一篇該案衝作衡云八十一家相對之弟如輻輳之衛又案別錄告下有玄問一篇合十二篇今脫一篇疑今人不見太玄及別錄不知其謬誤為十二卷顏曰誤與撰同該案字林誤專教也音詮惟禮記音撰尚有一卷未尋得

予最愛李令伯表曰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此言之要也

古文卯本柳字後借為辰卯之卯此本別字後借為西北之北虞翻笑鄭玄不識古文以卯為昧訓此曰此猶別也

古人語自有推拙不可掩者樂府曰何以銷憂惟有杜康劉越石曰何其不夢周又曰夫子悲獲麟西狩泣孔丘雖有意緒辭亦鈍撲矣又不及沈約云黃憲



牛醫之子叔度名勤京師云

古人名黑鬢黑肩牛蝨犬子今不以為雅 猫為食  
田鼠讀禮者不曰猫音茅而曰猫音避俗也莊子曰  
道在屎溺今為鄙語漢書驢非驢馬非馬龜茲王乃  
驪也如此語麗甚可削去也

宣獻宋公嘗謂左丘明工言人事莊周工言天道二  
子之上無有文矣雖聖人復興茂以加云予謂老子  
道德篇為玄言之祖屈宋離騷為辭賦之祖司馬遷  
史記為紀傳之祖後人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

不能過規矣

柳子厚正符晉說雖模寫前人體裁然自出新意可  
謂文矣劉夢得著天論三篇理雖未極其辭至矣韓  
退之送窮文進學解毛穎傳原道等諸篇皆古人意  
思未到可以名家矣

主弼注易直發曾臆不如鄭玄等師承有來也或曰  
何以得立為一家予曰弼弃易象互體專附小象衍  
成其文是以諸儒不能訾退之今講易者已讀弼注  
訖至小象則更無可敷演矣劉齊善言易說曰六十



四卦本之乾坤及諸卦中皆有乾坤象意孔子叙乾為玉為金坤為牛為輿之類本釋他卦所引非徒言也獨不可云得意忘象忘言

老子曰無物之象古語亦有想象韓非子曰人希見生象得死象圖之又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人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然說亦怪矣

司馬相如贊言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德逮黎庶小雅推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此語最佳

太史公曰趙勝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見自振澤終為亂世之士治世則罪人矣

春秋者天下之正法也孔子有王天下之才而不得位故見其志於春秋是以引天下之譽褒之賢者不敢私引天下之議貶之奸人不敢亂故漢人以春秋決獄所以法仲尼也

曾子年七十文學始就乃能著書孔子曰參也魯蓋少時止以孝顯未如晚節之該洽也

賈誼善言治鼂錯善言兵董仲舒善推天人司馬遷



叙事相如楊雄文章劉向父子博洽至矣

韓退之稱孟軻醇乎醇者也至荀況楊雄曰大醇而小疵予以為未之盡孟之學也雖醇於用緩荀之學也雖庇於用切揚則立言可矣不近於用

賈誼善言治健而快過董仲舒一等仲舒優軟不迫切純儒也

莒公言歐陽永叔推重歸去來以為江左高文丞相以為知言

或詆漢高祖非張良陳平不能得天下曰不然良平非高祖不能用夫智高於平良乃能聽其謀至項羽不知用范增則敗矣高祖之量之謀兼韓信彭越者八九故三分關東地與之而不疑當是時玩信等如股掌上一土丸爾

高祖知呂后與戚夫人有隙方病時去呂后若斷一巨拇然終不殺者以惠帝不能制陳平周勃蕭何曹參等故委戚氏不顧為天下計俾后佐之惠帝六年后八年是時天下已定奸人不能搖亂文帝以一乘車自代來即位則高祖料之熟矣



世稱文帝漢盛德主也然在朝之儒賈誼一人而已  
所任宰相盡高祖時猥將庸人亦不深討禮樂典章  
於時詩書皆伏而未出然而天下太和兵革不興南  
越順德諸侯執道匈奴雖數盜邊亦不敢深入由是  
言之治天下者在質而已不必尚文故曰質近實文  
近名文弊則民詐興矣

曹操忌孔融崔琰殺之操之宇為弗俗矣孫權引殺  
融為比而斥虞翻誅張溫權之量又下矣待賢少忌  
唯劉備為綽綽云

荀彧之於曹操本許以天下及議者欲加九錫彧未  
之許非不之許然出諸己耳操不悟遽殺之然則天  
奪其爽以誅彧寧不信乎

孫權用吳諸葛亮用蜀終不能得中國一尋一常地  
卒之并吳蜀者晉也

能以身為國興亡者蜀諸葛晉謝安秦王猛是也  
霍光學伊尹才不周用故宣帝立王莽學周公奸足  
以自文故平帝篡

詩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見整而靜也顏之推愛之



楊柳依依雨雪霏霏寫物態慰人情也謝玄愛之遠  
猷辰告謝安以為佳語

左太冲詩曰振衣千仞崗濯足萬里流使飄飄有世  
表意不減嵇康目送飛鴻語

柳子厚云噫笑之怒甚於裂眦長歌之音過於慟哭  
劉夢得云駭機一發浮誇如信 文之險語韓退之  
云婦順夫旨子嚴父詔又云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  
寞之濱又云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  
得休此等皆新語也

莊周曰送君者皆自涯而反君自茲遠每讀至此令  
人蕭寥有遺世之意

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  
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  
配上帝釋曰古者祭天於郊以其蕩蕩然蒼蒼然無  
乎不覆無乎不見故以至敬事之郊也者不屋者也  
達自然之氣也掃地而祭器尚陶匏不敢以人之所  
愛奉之尊之也遠而敬之也人莫不本乎祖祖一而  
已尊無二上故曰率義而上至於祖祖尊而不親是



所以配天也周推后稷配天盡矣至矣不可以加矣  
周公之攝政仁乎其父欲配之郊則抗手祖欲遂無  
配則已有仁父之心不能見之天下不見之天下非  
仁也於是乎名天以上帝而配之上帝也者近人理  
者也人於萬物乃一物假令天若有知然宰制生育  
未必圓顛方趾耳鼻食息如人者也今名之帝以人  
事天引天以自近親之也人之親者莫若父故以文  
王配上帝不可以郊故內之明堂明堂王者最尊處  
也仁乎其父故親于天天有帝名則祭之明堂親與  
敬兼之矣孔子所以美周公能以是心達於天下而  
不失乎至禮禮者緣人情者也或曰經前曰天後曰  
上帝柰何曰天上帝一耳不通言則若兩物然故郊  
曰昊天明堂曰昊天上帝天人之分明也明祖不可  
以在明堂文王不可以配郊矣

夔曰蕭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敢問  
何謂也對曰以為虞氏之德上奉天下法地中得人  
萬物孳茂寒而寒暑而暑殺之不暴貸之不私挈天  
下納於仁壽若奠噐在壚以其成功次之歌詩轟然



寫金石入匏竹無所如其德可矣鳳未始來也獸未始感也且樂作之朝作之廟作之郊乎朝有宮室之嚴廟有垣墉之護郊有榮衛之禁則獸何自而至焉自山林來則必凌突淮河戢戢林林躩踞躑躅然運頓足掉首騰踏盤完何其怪也羣瞽在廷百工鴈行而獸參其間吾以為怪而不祥曰然則孔子何為不刪而著之曰樂主成功不得不盛推吾誼侈吾言以肆之有如祖考來格又將見顓頊堯瞽叟闔然於堂上耶

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矣其亡何也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已而讎之賢者怨不肖者讎中行氏欲不亡得乎孔子可謂知言矣昔者郭公如是而國為墟中行氏既知之矣而不能改又及於滅

蜀關羽善待率伍而驕士大夫張飛愛重君子而不恤小人二者特所偏耳身皆死於人手是不可忽也



燕一國也其地於天下若屬之著面然而昭王賢王也得郭隗尊事之故鄰衍樂毅以齊趙至蘇子屈景以周楚至於是舉兵而攻齊棲閣於莒鼠伏而不敢出悉返燕地計其衆不與齊醜然而能申意至此者由得士也故曰無常安之家無常治之民得賢則安昌失賢則危亡自古迄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鑒所以照景前事所以知今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矯蹟於其所以安昌未有以異夫却走而求及前人也

余謂佛西方之達人也其言汪洋漫誕貫生死鬼神無有瀆涯合萬物之妄以為一真真立而妄隨又去真捨妄以無脩無證為極若曰無脩乃脩也無證乃證也雖脩而未嘗脩雖證而未嘗證故奉天下衆生皆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者如是無量實無衆生得滅度者又曰如來說即非衆生是名衆生于以脫滯縛民有無自放於太空無垠之所雖然法待言而立不得無言迷待法而悟不得無法故惟釋迦文殊列言之癡刮法之痕矣自文殊而下已自執所見所見



差駁纖垢淫夷故維摩詰以一嘿對之乃皆悟入佛  
與中國老聃莊周列禦寇之言相出入大抵至於道  
者無古今華戎若符蔡然

堯之四凶今之奸臣能之周之十亂今之賢臣能之  
古與今交相勝耳

堯舜之世比屋可封非盡可封也可封之人多也桀  
紂之世比屋可誅非盡可誅也可誅之人多也成康  
刑措四十年不用非也以爲二王能用法不濫殺可  
矣

春秋許夷狄者不一而足見中國之尊且見略於外  
也

蜀人謂拖師爲長年三老杜甫用之詩人不以事害  
意古老用事簡而當亦不以字害句故音韻清濁隨  
宜改易劉在薪中入張韻留宴汾陰西入先韻直取  
意順則已至唐人以律格自拘不復敢用惟曰居易  
用其音於語中如照地麒用佶音麒袍雪擺胡用鶻  
音騰衫紅攔干三百六十橋用諶音等徃徃有之晏  
丞相殊嘗許之曰詩人乘語俊當如此用字



春秋霸之濟不在此舉也古人以濟不作兩字用謂濟與不濟也今人用不為歟耶之比不一音孚鳩反漢陳平封曲逆侯蕭何為鄼侯霍去病為驃姚將軍今學者讀曲逆為去遇鄼作醯驃為漂遙不作本音何耶

古人以有文語卓然可愛者穀梁子曰輕千乘之國則可矣蹈道則未也故柳宗元以為潔三軍之士粲然皆突粲明也知萬衆皆啓蔭蔭既白以粲義包之仲尼居三蒼作尼說文作尻

亘從二間舟舟名隸改舟為曰何法盛以再一為舟航字

宋景文公筆記中







